

徐志摩美文

浪漫人生



10000274
徐志摩美文

浪漫人生

何乃放编

花城出版社



编辑者说

茅盾有过关于徐志摩的专论，评价说“是中国布尔乔亚的‘开山’的同时又是‘末代’的诗人”。称作“‘末代’的诗人”是否确当，这里暂且不论，但说是“中国布尔乔亚的‘开山’”，却是不无根据的。徐志摩的所有文字，都是追求个人身心自由的表白；无论诗歌，无论散文。

近十年来，他的诗歌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，而散文，也开始以其秾艳的色彩重新进入他们的视界了。其实，这些散文同样富于抒情气质，可以说是诗的进一步扩演。即使是叙述，或是说理，也都十分个性化，情绪化。徐志摩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他认为，“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性”，而感情“是一种线索，一种经纬，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组织成有文章的整体。”比起诗歌创作，他的散文不太重视形式上的试验，甚至放弃结构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必要的整饬，而更趋向于感情本身，散漫，浓烈，率真，自由。他的文章，华丽是总体风格。《印度洋上的秋思》、《我所认识的康桥》、《巴黎的鳞爪》，都是代表性的作品。他一方面使用排比句法，大事铺陈，直抒胸臆；另一方面又不惜形容笔墨，象征比喻，反复夸饰。所以，造就的艺术效果，才有了如杨振声所比称的“夏云的层涌，春泉的潺湲”。较为朴实的文风也不是没有的，如《伤双栖老人》、《吊刘叔和》，都是感人的文字。推究起来，都出于

他做人的本色，挚爱而且坦诚。在人格面具盛行的上流社会，这是难得的。

徐志摩（1896—1931），名章垿，字樵森，后改为志摩，浙江海宁县人。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封建家庭。1900年入塾读书，1907年入硖石开智学堂，1910年入杭州府中学，1915年进上海沪江大学，后进天津北洋大学，1916年秋进北京大学。1918年夏，赴美入克拉克大学读银行学及社会学，毕业后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；同年，再进英国剑桥大学研习政治。这时，文学兴趣日增，以致成为日后追求的主要方向。1923年3月，与留学德国的张幼仪离婚，10月归国。历任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平民大学教授，在此期间，还主编过《晨报副刊》、《诗刊》，成为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主要成员。1926年秋，与陆小曼结婚，后移居上海，先后执教于光华大学、大夏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。1928年，创办《新月》杂志，继又主编《诗刊》。1924年至1928年间，曾游历日本、欧洲及东南亚诸国。1931年11月19日，在前往北平的途中，因飞机失事亡故。著有散文集《落叶》、《自剖》、《巴黎的鳞爪》、《秋》，书信日记《爱眉小札》、《志摩日记》；此外，还有诗集、小说、剧本，以及译著多种。

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，正如胡适所说，他追求的是由爱、自由、美三者组成的“单纯信仰”的实现。这个信仰，指归是纯粹个人的。他自白说：“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。这并不高深，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，只认得清个人，只信得过个人。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；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：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，我也要求各

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。”他虽然也有过不满现实的嘶喊，但是毕竟停留在某些病态现象上面，而不愿作更深一层的发掘，因而听来不免使人觉得肤浅，空洞，无力。他所习的专业是政治，但于政治的见解却是相当混乱；有的观点，具有明显的错误倾向，这是特别需要加以辨识的。他的脐带接连的是上流社会和欧美文化的胎盘，与中国广大的社会实际相脱节，成了他的先天性缺陷。

过分的热情，往往使他失去必要的理智的克制。对于政治以外的更为宽泛的题材处理，也都如此；因为滥情，便失之堆砌，繁复，“浓得化不开”，反而模糊了自己，以及对象的各别的面貌。他有朋友评论他说：“志摩感情之浮，使他不能为诗人，思想之杂，使他不能为文人。”“杂”与“浮”的批评是准确的。但是，是否如此便一定不能为诗文，倒也很难说。徐志摩的文字，享有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的魅力，这也是凿凿有据，不容否认的事实。那么，除却适度的节律，所谓艺术，大约也仍需具备别的一些更为本根的因素的罢？

内 容 提 要

徐志摩，被称为“中国布尔乔亚的‘开山’”。他的诗文，别开风气，魅力历半个世纪而不衰。

徐志摩的散文，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，可以说是诗的进一步扩演。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无论叙述，或是说理，都十分个性化、情绪化。散漫，浓烈，率真，自由。他一方面使用排比句法，大事铺陈，一方面又不惜形容笔墨，反复夸饰。华丽，是其总体的风格。

读他的散文，有如看夏日的层涌，听春泉的潺湲，光色摇荡，声情并茂，畅快淋漓。

目 录

1 游 踪

印度洋上的秋思.....	3
我所知道的康桥.....	10
翡冷翠山居闲话.....	21
巴黎的鳞爪.....	24
西伯利亚.....	41
莫斯科.....	45
契诃夫的墓园.....	57
天目山中笔记.....	62
北戴河海滨的幻想.....	67

2 漫 话

想飞.....	73
毒药.....	78
我过的端午节.....	80
一封信.....	83
海滩上种花.....	86
“就使打破了头，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”.....	93
守旧与“玩旧”.....	96
关于女子	104
落叶	121

3 镜 中

自剖.....	141
再剖.....	148
迎上前去.....	153
求医.....	159
《猛虎集》序文.....	164
爱眉小扎（节选）.....	169
眉轩琐语（节选）.....	176

4 伤 悼

我的祖母之死.....	183
伤双栝老人.....	199
悼沈叔薇.....	203
吊刘叔和.....	206
我的彼得.....	210

5 怅 望

罗曼罗兰.....	217
拜伦.....	225
泰戈尔.....	235
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.....	242

1 游 踪

……我们不幸是文明人，入世深似一天，离自然远似一天。离开了泥土的花草，离开了水的鱼，能快活吗？能生存吗？从大自然，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；从大自然，我们应分取得我们继续的滋养。

印度洋上的秋思

昨夜中秋。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，掩住了落日的光潮，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，寂静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。过了一刻，即听得船梢布篷上悉悉索索啜泣起来，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，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，沿边的黑影，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，但涕泪的痕迹，却满布在空中水上。

又是一番秋意！那雨声在急骤之中，有零落萧疏的况味，连着阴沉的气氲，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：“秋”！我原来无欢的心境，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，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，和此时外来的怨艾构合，产出一个弱的婴儿——“愁”。

天色早已沉黑，雨也已休止。但方才啜泣的云，还疏松地幕在天空，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，预告明月已经装束齐整，专等开幕。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地吞吐，筑成一座鳞鳞的长桥，直联及西天尽处，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，上下对照，留恋西来的踪迹。

北天云幕豁处，一颗鲜翠的明星，喜孜孜地先来问探消息，像新嫁媳的侍婢，也穿扮得遍体光艳。但新娘依然姗姗

未出。

我小的时候，每于中秋夜，呆坐在楼窗外等看“月华”。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，我就替“亮晶晶的月亮”担忧。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，我的小心就欣欣愉悦，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，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“瓦楞”云，就有月华；但在月光放彩以前，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，所以月华只有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，直到如今。

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，霎时间引起了 I 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——但我的纯洁的童心，如今哪里去了！

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。她能使海波咆哮，她能使悲绪生潮。月下的喟息可以结聚成山，月下的情泪可以培植百亩的晚兰，千茎的紫琳珎。我疑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，否则，何以我们几年不知悲感的时期，有时对着一泻的清辉，也往往凄心滴泪呢？

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。不是无泪可滴，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锄净，却为是感觉到了神圣的悲哀，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，想学契古特白登来解剖这神秘的“冷骨累”。冷的智永远是热的情的死仇。他们不能相容的。

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，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，似乎不近人情！所以我的心机一转，重复将锋快的智力刷起，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，听他产生什么音乐，让缱绻的诗魂漫自低回，看他寻出什么梦境。

明月正在云岩中间，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晕，一阵阵的轻霭，在她面前扯过。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沟，一齐在微叱凄其的音节，此外不受清辉的波域，在暗中坟坟涨落，不知是怨是慕。

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，看入自然界的现象，一面拿着纸笔，痴望着月彩，想从她明洁的辉光里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，希冀她们在我心里，凝成高洁情绪的菁华。因为她光明的捷足，今夜遍走天涯，人间的恩怨，哪一件不经过她的慧眼呢？

印度的GANGES（埂奇）河边有一座小村落，村外一个榕绒密绣的湖边，坐着一对情醉的男女，他们中间草地上放着一尊古铜香炉，烧着上品的水息，那温柔婉恋的烟篆，沉馥香浓的热气，便是他们爱感的象征——月光从云端里轻俯下来，在那女子胸前的珠串上，水息的烟尾上，印下一个慈吻，微晒，重复登上她的云艇，上前驶去。

一家别院的楼上，窗帘不曾放下，几枝肥满的桐叶正在玻璃上摇曳斗趣，月光窥见了窗内一张小蚊床上紫纱帐里，安眠着一个安琪儿似的小孩，她轻轻挨进身去，在他温软的眼睫上，嫩桃似的腮上，抚摩了一会。又将她银色的纤指，理齐了他脐圆的额发，霭然微晒着，又回她的云海去了。

一个失望的诗人，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，满面写着幽郁的神情，他爱人的倩影，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动，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滓里榨出些微甘液，他张开两手，仰着头，让大慈大悲的月光，那时正在过路，洗沐他泪腺湿肿的眼眶，他似乎感觉到清心的安慰，立即摸出一枝笔，在白衣襟上写道：

“月光，

你是失望儿的乳娘！”

海面一座柴屋的窗棂里，望得见屋里的内容：一张小桌上放着半块面包和几条冷肉，晚餐的剩余，窗前几上开着

一本家用的圣经，炉架上两座点着的烛台，不住地在流泪，旁边坐着一个皱面驼腰的老妇人，两眼半闭不闭地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个少妇，她的长裙散在地板上像一只大花蝶。老妇人掉头向窗外望，只见远远海涛起伏，和慈祥的月光在拥抱密吻，她叹了口气向着斜照在圣经上的月彩嗫道：

“真绝望了！真绝望了！”

她独自在她精雅的书室里，把灯火一齐熄了，倚在窗口一架藤椅上，月光从东墙肩上斜泻下去，笼住她的全身，在花砖上幻出一个窈窕的情影，她两根垂辫的发梢，她微淡的媚唇，和庭前几茎高峙的玉兰花，都在静秘的月色中微颤，她加她的呼吸，吐出一股幽香，不但邻近的花草，连月儿闻了，也禁不住迷醉，她腮边天然的妙涡，已有好几月不圆满；她瘦损了。但她在想什么呢？月光，你能否将我的梦魂带去，放在离她三五尺的玉兰花枝上。

威尔斯西境一座矿床附近，有三个工人，口衔着笨重的烟斗，在月光中间坐。他们所能想到的话都已讲完，但这异样的月彩，在他们对面的松林，左首的溪水上，平添了不可言语比说的妩媚，惟有他们工余倦极的眼珠不阖，彼此不约而同今晚较往常多抽了两斗的烟，但他们矿火熏黑、煤块擦黑的面容，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，在享乐烟斗以外，虽经秋月溪声的戟刺，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。等月影移西一些，他们默默地扑出了一斗灰，起身进屋，各自登床睡去。月光从屋背飘眼望进去，只见他们都已睡熟；他们即使有梦，也无非矿内矿外的景色！

月光渡过了爱尔兰海峡，爬上海尔佛林的高峰，正对着

静默的红潭。潭水凝定得像一大块冰，铁青色。四围斜坦的小峰，全都满铺着蟹青和蛋白色的岩片碎石，一株矮树都没有。沿潭间有些丛草，那全体形势，正像一大青碗，现在满盛了清洁的月辉，静极了，草里不闻虫吟，水里不闻鱼跃；只有石缝里潜涧沥淅之声，断续地作响，仿佛一座大教堂里点着一星小火，益发对照出静穆宁寂的境界，月儿在铁色的潭面上，倦倚了半晌，重复拨起她的银舄，过山去了。

昨天船离了新加坡以后，方向从正东改为东北，所以前几天的船梢正对落日，此后“晚霞的工厂”渐渐移到我们船向的左手来了。

昨夜吃过晚饭上甲板的时候，船右一海银波，在犀利之中涵有幽秘的彩色，凄清的表情，引起了我的凝视。那放银光的圆球正挂在你头上，如其起靠着船头仰望。她今夜并不十分鲜艳：她精圆的芳容上似乎轻笼着一层藕灰色的薄纱，轻漾着一种悲喟的音调；轻染着几痕泪化的雾霭。她并不十分鲜艳，然而她素洁温柔的光线中，犹之少女浅蓝妙眼的斜睨；犹之春阳融解在山巅白云反映的嫩色，含有不可解的迷力，媚态，世间凡具有感觉性的人，只要承沐着她的清辉，就发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应，引起隐复的内心境界的紧张，——像琴弦一样，——人生最微妙的情绪，戟震生命所蕴藏高洁名贵创现的冲动。有时在心理状态之前，或于同时，撼动躯体的组织，使感觉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，嗅神经难禁之酸辛，内藏汹涌之跳动，泪腺之骤热与润湿。那就是秋月兴起的秋思——愁。

昨晚的月色就是秋思的泉源，岂止，直是悲哀幽骚悱怨沉郁的象征，是季候运转的伟剧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，

诗艺界最凄凉亦最微妙的一个消息。

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在谁家。

中国字形具有一种独一的妩媚，有几个字的结构，我看来纯是艺术家的匠心：这也是我们国粹之尤粹者之一。譬如“秋”字，已经是一个极美的字形；“愁”字更是文字史上有数的杰作；有石开湖晕，风扫松针的妙处，这一群点画的配置，简直经过柯罗的画篆，米乞朗其罗的雕圭 Chopin 的神感；像——用一个科学的比喻——原子的结构，将旋转宇宙的大力收缩成一个无形无踪的电核；这十三笔造成的象征，似乎是宇宙和人生悲惨的现象和经验，吁喟和涕泪，所凝成最纯粹精密的结晶，满充了催迷的秘力，你若然有高蒂 闲(Gautier) 异超的知感性，定然可以梦到，愁字变形为秋霞黯绿色的通明宝玉，若用银槌轻击之，当吐银色的幽咽电蛇似腾入云天。

我并不是为寻秋意而看月，更不是为觅新愁而访秋月；蓄意沉浸于悲哀的生活，是丹德所不许的。我盖见月而感秋色，因秋窗而拈新愁：人是一簇脆弱而富于反射性的神经！

我重复回到现实的景色，轻裹在云锦之中的秋月，像一个遍体蒙纱的女郎，她那团圆清朗的外貌像新娘，但同时她幕弦的颜色，那是藕灰，她踟蹰的行踵，掩泣的痕迹，又使人疑是送丧的丽姝。所以我曾说：

“秋月呀！

我不盼望你团圆。”

这是秋月的特色，不论她是悬在落日残照边的新镰，与“黄昏晓”竞艳的眉钩，中宵斗没西陲的金碗，星云参差间的

银床，以至一轮腴满的中秋，不论盈昃高下，总在原来澄爽明秋之中，遍洒着一种我只能称之为“悲哀的轻霭”，和“传愁的以太”，即使你原来无愁，见此也禁不得沾染那“灰色的音调”，渐渐兴感起来！

秋月呀！
谁禁得起银指尖儿
浪漫地搔爬呵！

不信但看那一海的轻涛，可不是禁不住她一指的抚摩，
在那里低徊饮泣呢！就是那

无聊的云烟，
秋月的美满，
熏暖了飘心冷眼，
也清冷地穿上了轻缟的衣裳，
来参与这
美满的婚姻和丧礼。

1922年10月6日